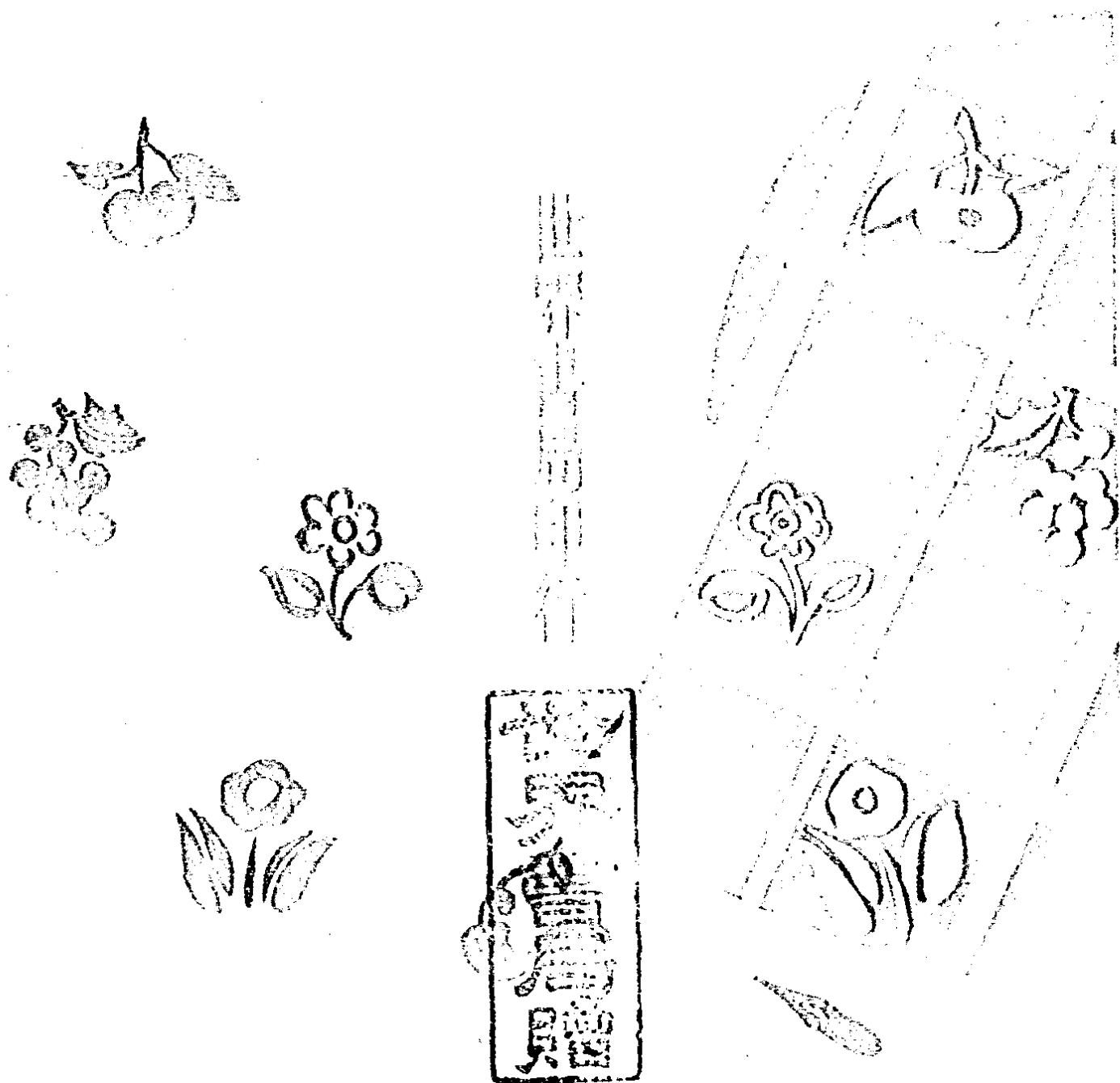


孔雀屏

石華父



集三第刊叢本劉

編主境另孔

特別啓事

本劇上演權，由作者保留。戲院劇團於上演本劇前，除上海一地，應向作者直接取得同意外，其他各地，應向當地世界書局分局，或其代理店，接洽辦理。否則，不准上演。此啓。

孔雀屏

四幕喜劇



3 0614 2562 9

{ 2 }

旅客若干人

地點

第一幕 上海

第二幕 莫干山

第三幕 上海

第四幕 上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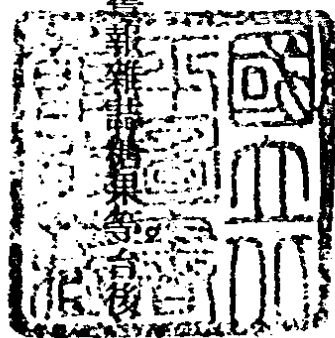
時間

民國廿五年夏

第一幕

景：上海北火車站。台後左是賣票間，台後右是候車室。候車室前擺着一小攤寄售書報雜誌等。台後深處擺着一長椅。

幕啓：有旅客，脚夫，車站職員來去。吳同生也在內。他來去走着，很不耐煩。最後與一個脚夫撞了一撞，兩人相互瞅了一眼。



脚夫 你有眼睛沒有？

吳（嘆了一聲，忍耐着）你可知道到杭州的快車準幾點鐘開？

脚夫 你問站裏的人去！

吳 幹麼冒那末大的火兒？喂，你遇見了一個胖子沒有？後面還跟着兩位女的。

脚夫 這可怪了，車站裏來來往往那麼多人，誰知道你問的是誰？要是你問的是行李，那也許容易回答。

吳 不過這個人跟行李差不多，又矮又胖，像大東瓜那麼一個，滾來滾去的，你見了，你準忘不了。他的名字又奇特，一個叫百里響的。

脚夫 你這個人愈說愈怪了。誰知道什麼千里香萬里香？他又沒有把名字掛在他的身上。

吳 怎麼？你連上海的豆腐大王都沒有聽說過？方方豆腐公司的老闆。要是你替他提過箱子，他的箱子上準貼着他的名片。

脚夫 替人背着箱子，誰還有工夫看箱子上貼着的名片？

吳 要是你能留意，你準看見名片上還寫着他的豆腐公司總經理的銜頭。

脚夫 你這個人可真噁！

吳 這是什麼年頭兒！一個賣豆腐的，也會發大財！多神氣！居然帶着太太小姐上莫干山避暑去！脚夫 這不是白晝見鬼？

吳 真是白晝見鬼！像我這樣受過大學教育的有見識的人，反而坐在公司裏一天到晚做奴隸，還得讓生活迫着我時常向他去借錢，好讓他擺他的豆腐架子，這太不成話了！太不成話了！忽然發見脚夫走了！唉，這傢伙怎麼走了！（向站在售票處附近的職員）請問你到杭州去的快車幾點鐘開？

職員 （粗魯地）這管我什麼事？你不會到那兒看佈告去？（指向候車室，從左下）

吳 這些車站裏的職員真好客氣！好，我看佈告去！要是你到了我公司裏來……哼，我也說看佈告去！（從左下）

(百里響同他的太太小姐自右上)

響 這兒走……別走開，等會找不着人……我們的行李呢？……(向左看) 唔唔，好好來了！傘在那兒？

珍 在我這兒，爹。

響 那小提包呢？……烟呢？

妻 在我這兒！

響 還有我的草帽呢？……一定丟在汽車裏了！(他衝向右跑)

珍 不在你手裏？

響 呵呵，在我自己手裏。……啊，天真熱！

妻 全是你不好……老催着我們，急這樣，忙那樣……這樣兒出門太沒有意思了。

響 就是動身這會兒忙亂一陣子，回頭坐上火車就好了。……你們等在那兒，我買票去。(把帽交給他的小姐) 留心看住我的草帽。(向售票窗) 三張頭等到杭州！

職員 (自右上) 賣票的時間還沒有到，你等一會兒吧。

響 管牠時間到了沒有，反正你來了，我們也來了，你就把票先賣給我好了。

職員 你算得老幾，站裏的事全由你吩咐！

珍 (指着售票窗)爹,那兒不寫着賣票的時間嗎?

響 (走到售票窗看了一眼)等一會兒就等一會兒好了。(向職員)呵呵,對不起,我們是初次出門——

(轉向妻)我們來得太早了。

妻 我早對你說還早呢,你連早飯都不讓我們吃。這會兒叫我們等着挨餓!

響 餓不了,餓不了!回頭上了車,什麼都有得吃。

妻 那不是又得化錢?

響 出門自然得化錢,不能像在家裏那樣寒酸勁兒,給人笑話。

妻 來得太早了,也要給人笑話的。

響 寧可早些!我們可以見識見識火車站。你們看這兒的房子造得多高大!多講究!喂,阿珍,現在你可滿意了,我們不是真的動身了!回頭上了火車,火車飛得跟蒼蠅一樣快,一會兒我們就到了杭州。(轉向妻)你沒有忘帶望遠鏡吧?

妻 沒有忘!

珍 (向父)你答應帶我們到莫干山去玩,至少有兩年了。

響 你們小孩兒不懂得我做買賣的,那像你們學堂裏念書般閒空總得等機會。並且我等着你中學畢了業,再帶你去逛逛青的山綠的水,好讓你開開眼界,長長見識。你說我這爸爸不錯吧。

妻 別再說了，旁人聽了笑話！

響 爲什麼？

妻 你還是在火車站裏唱戲呢，做文章呀！

響 我不過教阿珍胸境放大點兒。（從袋裏摸出一本簿子）阿珍，我已經替你買了一本簿子，你看精緻不精緻？

珍 做什麼用？

響 用處大着呢，一邊記路上用款賬目，另一邊寫遊記。

珍 什麼遊記？

響 莫千山遊記啦！我說你寫。

妻 怎麼？這會兒在火車站就要做起文章來了？

響 這不是做什麼文章的問題，不過我覺得既然成了要人，就該有意見發表，既然有意見，就該寫在簿子裏。

妻 噢，原來如此！倒沒有知道你已經是一個要人了。

響 我是豆腐公司的經理，怎麼不是要人？上海人大半靠我供給他們維太命。你看等我把遊記在報上發表了，誰還敢說我不會動筆的？

妻 沒有阿珍，你根本動不了筆，有什麼敢不敢？

響 啊，我的太太，你幹麼老願意你自己的丈夫丟醜？是不是爲了我沒有讓你吃早飯呢？

脚夫 （推着一小車行李上）先生，你的行李在這兒，要掛行李票嗎？

響 當然！當然！不過先讓我點一點件數……一二三四五，我太太六，我女兒七，我自己八，我們一共

八件兒！

脚夫 好吧！

響 （向後奔）我們趕緊！

脚夫 不望那兒走，望這兒去！（指左）

響 是是（向妻女）在那兒等着我，別走散了！（跟着脚夫奔下）

珍 看爹那樣兒，可真把他忙苦了。

妻 不知他忙的什麼！

李紹光 （自左上，後面跟着背行李的脚夫）等一等，我還沒有決定上什麼地方去。（看見百里珍）對了，

是她！我沒有錯！（他向珍鞠躬，珍還禮）

妻 （向女）這位先生是誰？

珍 上星期二表兄大喜到姑媽家吃喜酒見過的。

妻 (興奮) 在姑媽家見過的! (她向李點頭)

李 巧極了! 百里太太, 百里小姐上那兒玩玩去嗎?

妻 是的。

李 上蘇州去嗎?

妻 不是——

李 那末上無錫?

妻 不是——

李 對不起, 打攪了! 我以為——要是——我當然可以照料——。

脚夫 先生, 你的行李得趕緊去掛票!

李 對, 對去! 我本想問明白她們上那兒去, 我好買票。(向百里夫人, 百里珍招呼) 回頭見, 太太, 小

姐! 反正她們走定了就是了。(自左下)

妻 剛才這年輕小夥子不錯。

張文烈 (提着包上) 把我的箱子車到行李室去, 我回頭就來。(看見百里珍) 啊, 正是她! (與她點首爲

禮)

妻 這位先生是誰?

珍 也是在姑媽家吃喜酒時見過的。

妻 啊，真巧，怎麼都在這兒會齊了？——沒有關係，反正都在姑媽家見過的！（向張點首作禮）

張 巧極了！百里太太，百里小姐上那兒玩玩去嗎？

妻 是的。

張 上蘇州去嗎？

妻 不是——

張 那末上無錫？

妻 （向珍）喂，同另外一位完全一樣（高聲）不是。

張 對不起，打攪了，我以為——要是——我當然可以照料——

妻 （向珍）他們可不是一對兒！

張 （旁白）我還是沒有打聽明白。我先去把行李掛了票再回來。（向她們行禮）回頭見，太太，小姐。
妻 這年輕小夥子不錯！——你爹幹什麼去了？我等得腿都痠了。

吳 （自左上）我弄錯了，離開車還有一個鐘頭呢！

珍 嗯，那不是舅舅嗎？

吳 啊，總算找到他們了！

妻 原來是你，你今天爲什麼不到公司裏去？

吳 我告了假，三姊，因爲我想來送你們的行。

妻 你真是爲着送行來的？你太客氣了。

吳 你們好容易第一次出門，我做兄弟的，怎麼能不來送送姊夫？怎麼不在？

珍 爹忙着行李去了。

響 (奔着向售票處) 先得買票買票買票！三張頭等……

吳 百里，你忙嗎？什麼都妥當了嗎？

響 (忙亂) 同生，你來了，你來送行的？你太客氣了！……對不起，我還要買票去。(走向售票處) 啊，出門

真麻煩！

吳 哼！他又想避開我！

響 (向站在售票處旁的職員) 他們說票沒買好，行李不好掛票。

職員 賣票時間還沒有到，你等着吧！

響 還沒有到？爲什麼行李間的人催我趕緊先來買票？(擦着額) 忙得我滿頭大汗。

妻 我腿都站痠了！

響 那末你坐呀！(指向長椅) 那邊不是擺着椅子？你們就坐在椅子上歇歇吧，不過別走開。

妻 剛纔不是你自己說要我們站着那兒等你，別走開。怎麼你去了那末久，還沒把事情辦完？
響 你說的倒容易！

妻 你別忘了，是你要去往莫干山的，這會兒還沒坐上火車，我就已經夠受的了。

響 你看，你看，這都是你沒有吃早飯的緣故，往那兒坐下歇歇吧！

妻 那末你自己趕緊呀！（同女走向長椅坐下）

吳 一到火車站就吵嘴了！

響 （向吳）她沒有吃早飯，每次都是這股脾氣。——同生，你來送我們行，好極了，我正在那兒擔憂，像我這樣的人，初次出門，沒個人送行，叫旁人看了，未免太沒有面子了。

吳 我是特地來替你撐場面的，帶便還有點兒小事情跟你商量。

響 （感着煩）啊，我的行李還擱在行李間櫃台上，不會丟吧？我看看去。（想走）

吳 我想請你幫助我一下……

響 幫助你一下！

吳 爲了搬家，這個月的錢不夠用，如果可以，我想請你借兩個月薪水，一共是三百元。

響 現在就要？

吳 過去我向你借的錢，我相信每次都還清了，的。

響 不是這個話。

吳 那再好沒有，電車公司下個月八號發股息，我一共有一百股，……如果你以為我信用不夠，我可以把股票交給你做抵押。

響 這成什麼話！

吳 (冷淡地) 那末只好謝謝你了。

響 你為什麼在我這要走的時候向我要錢？——我帶的錢只夠路上用的。

吳 倘使不方便，也沒有什麼關係。最多我去借印子錢，那不過多出幾個利息吧了。

響 (摸出錢包) 你別動氣……好吧！你就拿三百去，不過別向你三姊提。

吳 (接過錢) 這我懂得，她最把錢看得重。

響 把錢看得重？

吳 我的意思是她很省儉。

響 不得不這樣，不得不這樣。

吳 (冷淡地) 那末我欠你三百元，八號還。對不起，我還有點兒小事情，不送你們上車了，再會！一路順風！(走向右) 借這三百元，多麻煩。一個開豆腐公司的居然到莫干山去，哈哈！(冷笑下)

響 嗯，他去啦？他說他來送行的，怎麼又不送我們上車？我不是仍舊沒有人送？他借了我的錢，連謝

都不謝一聲！我想他心裏總該感激我的。（看見售票處窗已開）啊，已經賣票了！（一直衝向售票窗前的欄干，擠了上去）

旅客 擠什麼？

職員 （拖着響）按着次序買，站後面去。

響 （旁白）我的行李攔在那兒，誰照管呢？我那太太又那兒去了？（站在衆人後）

（衆人買好票依次下）

（馬鳴遠上，後面跟着他的僕人高忠，提着他的箱子）

馬 你懂了嗎？

忠 是，連長。

馬 你同安小姐說，什麼都完了……真的完了。

忠 是，連長。

馬 倘使她問起我到什麼地方去，什麼時候回來……你說你不知道……她的事我再也不要聽了。

忠 是，連長。

響 票子總算買着了！趕快，趕快看行李去啊，真麻煩！（奔着下）

馬 你完全懂了？

忠 不過，連長，不過你走也沒用。

馬 爲什麼？

忠 因爲連長一回來仍舊忘不了，仍舊要回到安小姐那兒去的。
馬 噢！

忠 所以還是不要走吧！免得過一天重新要好，連長又得化錢賠罪。

馬 這次比往常不同，我是下了決心的。

忠 好吧，連長。

馬 (走向售票處，又回) 你寫信告訴我，譬如說，你身體好嗎？

忠 連長，小的不敢這樣放肆。

馬 你也可以告訴我，我走了，你看她是不是不快活，——還是她哭了。

忠 連長說的是誰？

馬 啊，當然是安小姐。

忠 連長，我看你還是要同她重新和好的。

馬 沒有的事！

忠 不過——這已經是第八次了！

馬 算了吧，走你的，把箱子給我吧！別忘了今天晚上，至遲明天早晨，寫信告訴我。

忠 是，連長（馬去買票）不到一星期就要回來的。買什麼票啊，這些女人——啊，還有這些男人。（忠下，馬去買票，買好票進候車室）

妻 （與其女站了起來）啊，坐着真累！

響 （奔着上）這會總算完了，完了，唔，這是行李票，連我也掛上了。

妻 哼！總算難為你！

脚夫 （推着空車上，向響）先生，你還沒給我錢。

響 啊，是的，是的，等一等。（與其妻，女商量）給他多少錢？一塊？

妻 一塊五毛。

珍 兩塊。

響 就給他兩塊吧。（付錢）拿去！

脚夫 謝謝先生（笑着不下）

響 你嫌少嗎？

脚夫 先生，不敢。剛纔這兒有一位先生，等了您好久，他逢人便打聽您，不知道您會着了沒有？

響 啊，一定是同生了。你怎麼知道他是我？

脚夫 您不是方方豆腐公司總經理百里響先生嗎？

響 (得意非凡) 哈哈……我正是百里響！(轉向妻) 你聽見沒有，連火車站的脚夫都認得我了！(又轉向脚夫) 你說，你說，你往下說，你怎麼認得我的。

脚夫 我們都吃你的豆腐不是？

響 對對，上海人都吃我們公司裏出的科學豆腐，那是最富於維他命的，維他命，你懂他嗎？

脚夫 唔唔。那位等着您的先生又同我說，他說您長得……

響 他說我長得怎麼樣？

脚夫 他說您長得……又高又大，像個……像個總經理的樣兒！

響 (更得意) 對對，我就是天生總經理的樣兒，哈哈……脚夫，算你有眼識英雄，再賞你二塊錢。

脚夫 謝謝先生。(下)

妻 這會兒你倒有閒工夫跟脚夫聊天了，上車去吧，回頭又要耽誤了。

響 等一等……阿珍，拿出那本簿子來。

妻 怎樣現在就要寫了！

響 (讀着) 付出汽車一元五……火車票五十五元……脚夫二元。

珍 寫好了。

響 還有——遊記部份。

妻 你真是瘋了。

響 (讀着) 現在我們離開了這——世界上的大碼頭，這有罪惡的都市，我們一路上遊山玩水，去

親近自然去了！……唔，我的草帽呢？難道落在行李間了嗎？(正向外奔)

妻 不在這兒嗎？

響 啊，是的。上海，我們的大碼頭，上海，萬惡的都市，我們暫時同你告別了！(火車聲響)

(幾個旅客急急奔向月台)

妻 聽見哨子沒有？要誤車了！

響 走走，回頭到了車上再寫完牠。車票那兒去了？(三人忙亂找着)(向妻)也許我交給你了。

妻 你幾時交給我的？準是你自忙着寫什麼遊記，糊裏糊塗丟在那兒去了。

響 我沒有丟。阿珍，你拿過沒有？

珍 好像壓根兒沒見過。

響 (從自己的口袋摸出票子) 還是在我的口袋裏，我記得我放在口袋裏的。(三人下)

(李紹光與張文烈分頭上，兩人都走向售票處去買票，相互撞了一撞)

李 喂，當心點兒！

張 你自己當心點兒！

李 啊呀，文烈是你！

張 啊，紹光！

李 你出門嗎？

張 立刻要走，你呢？

李 我也要走！

張 好極了，彼此有伴了，你上那兒去？

李 唔，我還不知道呢。

張 這可怪了，我也不知道。我本想買一張到南京，另一張到杭州，不過現在只有到杭州的車，就先買到杭州的再說吧！

李 原來如此，我也一樣，我的目的是在跟半一位漂亮的小姐。

張 怎麼！我也是同樣的目的。

李 一位豆腐公司老闆的小姐？

張 百里響！

李 對呀！百里響！

張 正是他！

李 我真愛這位小姐！

張 我也一樣愛她！

李 我有意娶她！

張 我想向她求婚。

李 不過我們倆不能都娶她呀。

張 這自然不行。

李 那末怎麼辦？

張 簡單得很，我們既然同路，我們不是就有說有笑了？你作你的愛，我作我的愛！

李 (笑着)這似乎是競賽了。

張 一種公平的、友好的競賽，倘是你贏了，我情願放棄；要是我贏了，你可也別恨我。你說怎麼樣？

李 好，我完全同意。

張 先握握手。

李 以後還要握握手。(兩人握手)

響 (奔入) 我同你說還早呢!

張 我們的丈人來了!

響 (向書報糖菓攤) 買一本女孩兒看的書。

張 西廂記!

李 (指放在兩唇中) 噓!

書販 (遞給響一本) 您看這本怎麼樣?

響 (讀着) 「西湖風景畫」 (付錢) 裏面沒有什麼裸體女人同那些混賬話吧? (火車笛又響) 啊, 火

車要開了! (奔下)

李 追上去!

張 追上去! (與其他旅客同下)

——幕——

第二幕

景：莫干山一家旅館下層一間，又是餐室，又是起居間，台後是窗，窗外是山景，左門通外面，右門通內室，台上有長桌一，桌上擺着花瓶與旅客題名簿，還有小方桌一。

幕啓：張文烈與李紹光靠着小桌坐着，剛吃好飯。侍者正在移去碗碟等。

侍者 還要別的嗎，先生？

張 不要別的，倒茶來。

侍者 是。(下)

張 紹光，我們的陣地已經佈置好了，攻堅也已經開始，我們雙方都得加倍努力呀！

李 我們總算幸運，在火車裏居然坐在他們的對面。

張 我們都有了獻小殷勤的機會。

李 你把報紙借給了百里響，可惜他看着看着報紙就睡着了。他借給你的西湖風景畫好看嗎？

張 你呢，自從嘉興起，你一手擋住那車窗，怕它落下來，你不覺手痠嗎？

李 手自然痠，不過百里太太儘塞給我糖菓吃，也就不覺得了。

張 當心甜得倒胃口。

李 還有更甜的呢，從嘉興到杭州，小姐前後看了我三眼！

張 她看了我四眼呢！

李 糟糕！這事態太嚴重了！

張 要是她不看我們，豈不是更嚴重了！……我想目前我們倆她都喜歡，還分不出彼此，也許要經

過一個相當久的時期，她才能有所表示，好在我們都是有空閒的人，……

李 你是電車公司的經理，怎麼走得開？

張 這很簡單，我自己向自己告假就是了。我們公司裏的職員都是熟手，暫時離開幾天，不至於出

毛病。不過下月八號要付股息，我非趕到不可。你一個銀行家，怎麼有這許多閒空？

李 啊，我只不過是銀行裏一個掛名董事，根本沒有按天到行辦公的必要。

張 原來是位董事！

李 同你一樣，下月八號我也得趕回上海。

張 那末在八號前，我們總有幾次兇狠的鬥爭。

李 呵呵！兇狠的鬥爭！有時我想，我們是好朋友，……我索性退出讓給你好了，不過我實在太愛那

位小姐了。

張 說也奇怪，有時我也這樣想，車到嘉興的時候，我真有意下車逃回去就算了，不過我一看到她

李 她真美呀！

張 真可愛呀！

李 真漂亮呀！

張 差不多沒有人比她更漂亮的，還有那雙眼睛！

李 頂迷人了。

張 所以我留着沒有走。

李 啊，這我懂得。

張 像你這樣的人做了我的情敵，真是三生有幸（互相握手）

李 真奇怪，百里響爲什麼還不來？剛纔我們不該搶在他們前面，也許他們到另一家旅館去了。

張 那一定不會，你放心好了。百里就只知道一個半山旅館。

李 那末車子在路上出了事嗎？

張 車子出了事，大概不至於，我看山橋桿斷了，倒是可能的？（笑了一笑，見李起立）你到什麼地方去？

李 我有點兒坐不定，我想出去看看。

張 連茶也不喝了？

李 不喝了，回頭見（急急下）

張 好孩子，真熱心！不過連茶也不喝，未免太委屈自己了。

侍者 （端茶上）先生，茶來了。

張 （把脚伸到空出的椅上）把椅子移過來點兒！唔，行了。李紹光這孩子，這樣大的太陽，也不怕熱，往外跑；我呢，躺在這兒等着，我們兩個，倒有些像龜兔競走，不知道誰先跑到目的地。（伸手拿了簽

名簿翻閱着）

侍者 先生，肯替我們題上幾個字嗎？

張 我？我飯後從不寫字，飯前也難得寫。（翻閱着簿子）「××年八月上海瓜子大王攜同妻子遊

莫干山紀念，」「××年七月上海排骨大王來遊莫干山題字」風雅不忘生意，生意不忘風雅，倒算得我們中國人的特長，喂，茶房，我自己不寫，不過我可以推薦一個人。回頭來一位百里響先生，他是上海豆腐大王，他準高興替你們題。

侍者 是，先生。

張 （繼續翻閱着）「莫干山上我來遊……」（忽聞戶外急亂呼喚聲）

侍者 怎麼的？

張 外面嚷着什麼？

(百里響夫人，百里小姐扶着百里響上，前面是李紹光)

李 快快，倒杯熱茶來！

張 出了什麼事？

珍 爹差點兒送了性命！

張 真的嗎？

響 (已坐下) 啊呀！這會兒覺得好些了。

珍 (遞給響一杯茶喝) 爹，喝口兒熱茶提提神。

響 唔，唔。(喝着) 真險呀！

妻 都是你不聽我話的緣故，叫你坐在山轎裏，別下來走，你偏要走。你想你什麼年紀了？就說風景

好，難道就非得走着看不可？坐在山轎裏就看不成？

響 要看風景，要親近大自然，怎麼能坐轎子啊！你們這些俗人！全是那幾個小石子兒不好，害我站

不穩摔下去了。

妻 你爲什麼不當心些？一進山就跳跳蹦蹦，瘋子似的，眼睛儘向別處望，難怪要摔了。

珍 要不是李先生湊巧來了，……爹也許要滾下坡去了。

妻 已經往下滾了，我們正嚷要——

珍 李先生就衝了上去，搶住了他！

妻 李先生真是胆大心細呀！（轉向李）李先生，幸虧你救了他，你是我們的恩人，要沒有你，他已經

——（她開始哭泣）

李 沒有什麼危險，百里太太，百里小姐受驚了，定一定心吧！

妻 （仍哭泣着，向其夫）這會兒你該知道走着看風景多方便了！就說你自己不在乎，你怎麼不也替

我們母女兩個想想？要是真有三長兩短——（哭得更兇了）

珍 （低聲）媽，別傷心了！（向李）李先生，媽已經謝過你，讓我也謝謝你，這次旅行，我永遠不會忘記的。

李 說那兒的話！

響 似乎該輪到我了！（高聲）李先生，不，讓我叫紹光兄吧！

李 隨便好了。

響 紹光兄，我不知道怎樣謝你——不過我百里響活着一天，我心中總有你一天！

妻 謝謝李先生！

珍 謝謝李先生！

李 當不起！當不起！

張 (向李) 現在我明白剛纔我不該貪喝那杯茶了。

妻 (向侍者) 房間預備好了嗎？

侍者 太太，預備好了。(侍者下)

妻 既然預備好了，我們進去歇一歇吧。

響 不必歇，不必歇，回頭我還要上山玩去！

妻 你要去，也得坐轎子去。

響 (起立) 不過，像我真正懂得風景的是不該坐轎的……啊唷！

衆人 怎麼？

響 沒有什麼，背上痛，好，就坐轎子吧。不過這是我犧牲。

妻 你進去先歇一歇吧。李先生，回頭見！

珍 李先生，回頭見！

響 紹光兄，回頭見！(向李鞠躬) 啊唷，背又痛了。(與其妻女自左下)

李 你看怎麼樣？

張 還有什麼說的？算你運氣！那兒來的山坡明明是你故意先撞了他一下吧？這可不在我們預定

計劃之內。

李 這全是碰巧！

張 百里響稱你紹光兄，太太向你哭，小姐向你說多叫人感動的話……很明顯，我是輸了，我想我
只好讓步了。

李 別開玩笑……

張 我並不是說着玩的，今兒晚上我就動身回上海……

李 爲什麼？

張 我在上海等着向你道喜……

李 真的嗎？你如果真要走，我只好謝謝你了。

張 這會兒你說出真心話來了。

李 對不起，我並非要你走……你不說犧牲太大了。

張 我，犧牲沒有的事。要是我放棄，全爲的是我認定絕無希望；如果我覺得還有希望，即使是一線
希望，我還是不走。

李 唔！

張 你說怪不怪？自從這位小姐從我手裏溜走以後，我更愛她了。

李 這我可以懂得的……本來我想奉託一件事，現在自然不必提了。

張 什麼事？

李 沒有什麼事。

張 你說好了。

李 我一直想着……你既然決定走，就請你替我向百里響提一提我的身世同我的希望。

張 啊，這件事……

李 我自己沒法子提，我要提了，便有些像是救了他的性命，勒索代價了。

張 不過你要我替你去說，未免太奇特了吧？

李 那末你不答應？

張 當然我可以答應。

李 那末我就感激不盡！

張 你承認我是你的情敵，可偏要我去替你說情，你覺得妥當嗎？（百里響的聲音）我聽見我們的丈

人來了，你趕快先避一避吧。

李 我真不知道該怎麼樣感謝你……

張 你放心去好了。我想法子先叫他十二分感激你後再說。（李下）

響 (自左上) 當然他救了我,他救了我的性命,只叫我百里響活著一天,我總是這樣對他說。

張 喂,百里先生,你覺得好些嗎?

響 呵,我完全好了,我剛喝了半杯酒覺得精神好極了。等一會我還要到山上走走去。唉,你那位朋友呢?

張 他剛出去。

響 他真是個好人,內人跟小女都稱讚他得了不得。

張 倘若百里太太跟百里小姐肯多同他來往,恐怕更要稱讚他呢。在我的朋友之中,他是最誠懇最忠心,最謙虛的人。

響 唔,了不起。

張 他家裏的人我都認得,全是有地位的人。

響 唔。

張 他自己還是一位銀行家呢!

響 唔。

張 中豐銀行的董事,一位銀行家救你,你真夠體面的!是他救了你的性命,是不是?要不是他——當然!當然!——算他客氣,把我救了!

張 (驚異) 怎麼客氣?

響 說客氣,也許埋沒他的功勞。

張 (不知怎樣說) 唔!

響 當然我一輩子不會忘記他……要是我活著一天……不過同你,我可以老實說,你那位朋友,並不是像內人與小女所想的那般了不起。

張 (更是驚異) 啊!真的嗎?

響 真的,她們嚇壞了,以為他了不得。這些女人們,你不知道,老喜歡大驚小怪的。

張 不過總是他拉住了你的,你不是向坡下滾嗎?

響 我往坡下滾,原是不錯;不過我的神志還是清楚的,我看見一株小樹,我就拉住了不放手,你那位朋友來的時候,我還是拉着的。

張 啊!原來你還是靠自己!

響 話雖如此,我對他的好意,還是照樣感激,要再見了他,我還要再謝他一次;回到上海,我再請請他。我百里響不是忘恩負義的人。

張 你太客氣了!請他喝杯茶也就夠了。

響 這種事在山上好像不是頭一回發生。這個地方是出名危險的。茶房方才告訴我,去年有一位

洋人也滾了下去，可見得是很平常的事。內人胆子太小了。

張 不過也難怪你太太驚嚇。

響 後來還是轎夫把洋人拉了起來。你說他給轎夫多少錢？五元大洋！

張 這似乎不算少了！

響 我也那末說，那末樣拉一拉手的事兒，也就值那末多。

張 唔，多一個錢也不值。

響 （在窗口張望了一下）轎夫還沒有來？我想到山上看去看去。

張 太太小姐們預備好了嗎？

響 她們——不預備去，不過我希望你同我去。

張 紹光兄可以陪你去。

響 倘使李先生願意同去，我自然不拒絕。

張 李先生！

侍者 （自右上）先生，轎子預備好了。

響 好，知道了。

侍者 （遞上簽名簿）先生肯賞光題幾個字嗎？

響當然可以。不過既然寫，就得好好寫。讓我好好想一想。等我找着了好句子，再替你寫吧。（把簿子

還給侍者，轉向張）我去告訴太太一聲，一會兒就來，你等着我。（下，侍者跟下。）

張這位豆腐公司的老闆，真是一個忘恩負義之徒，我的前途還是光明的，我決計不回上海了。

（見李上）他還在癡心妄想呢！

李喂！見了他沒有？

張見了。

李替我說了沒有？

張說了。

李那末你把我的意思也表示了？

張沒有。

李這可怪了！爲什麼？

張我們說好，彼此都該坦白。……我說，紹光兄，我現在不走了，我還要繼續奮鬥。

李（驚奇）啊，原來如此！你能把改變計劃的理由說給我聽聽嗎？

張理由？我有一個充分的理由……我相信我還有希望。

李你還有希望？

張 我另走一條路，跟你的路不同，也許還是我先到，

李 很好……自然你有你的權利。

張 我們仍舊保持過去友好公正的態度，是不是？

李 是。

張 你似乎有點兒不大願意……

李 沒有的話！（伸出手，二人握手）

張 那好極了。（走向台後）

響 （自左上）走走，我們走吧！啊，李先生！

李 你覺得好了嗎？

響 好了，這點小事兒，請你不必再提了，我已經把牠忘了。我們到山上走走去，你去嗎？

李 對不起，我有些疲倦，我想歇一歇。

響 請隨便，不要客氣。（侍者上）喂，你把旅客題名簿拿來！（坐下來寫）

張 （旁白）他大概想出他的好句子來了。

響 （已寫好）就是這樣吧。（讀着）「莫干山上竹樹多，一被一被又一被。」我把我的名字同銜頭也寫上吧。

張 啊，好極了！

李 坡字寫成被頭的被字了。

張 (向李做臉) 噓！

響 (謙虛狀) 這是我的一點兒古怪思想。

張 你的字也寫得別致。

響 (把簿子交給侍者) 當心墨還沒有乾！

侍者 是，先生，轎夫在外面等着了。

響 那末我們走吧！

張 走！(響，張，侍者同下)

李 老張變得真快！看他那樣子好高興呀！太太小姐沒有走，回頭總要來的，我坐在這兒等等她們吧。(坐下，拿起桌上的一本書看着)

侍者 (上) 先生，這兒走！

馬 (上) 我不過暫時歇一歇，回頭我要上山去。(靠着擺着旅客題名簿的桌旁坐下) 拿瓶啤酒來。

侍者 是。(下)

馬 (見了簿子) 旅客題名簿！(拿起來翻閱着)「莫干山上竹樹多，一被一被又一被，」百里響。這那

是百里先生，倒是一位白字先生！白字先生，你還是磨你的豆腐吧。

侍者 啤酒來了，先生。

馬 (在簿子上寫着) 喂，茶房——

侍者 是，先生。

馬 我剛纔在簿子裏看見有一位李紹光先生，他還在這兒嗎？

李 唉，我就是李紹光。

馬 (立起) 啊，有眼不識泰山，李先生。(向侍者) 你走好了。(侍者下) 李先生不是中豐銀行的董事嗎？

李 是的。

馬 我是馬鳴遠，前第××師第××營第××連長。(坐下飲啤酒) 喝一杯嗎？

李 謝謝，不客氣，我相信我們沒有見過。

馬 大概沒有，不過你也許見過我的名字。上次我因為開了一張向貴行支取的空頭支票……

李 空頭支票！

馬 你還報告了公安局下令通緝我。

李 也許有這會事，不過這不是我個人的事，這是銀行裏的事。

馬 李先生，請別誤會，我沒有怨恨你的意思，連對貴行我也不怨恨；我只想向你說明，我離開上海，

並不是怕你們通緝。

李 這我可以相信。

馬 我不但不逃，一回到上海，我就到貴行來自首。如果你們能夠把我監禁起來，我是感激不盡的。
愈快愈好！

李 連長，你說笑話。

馬 決不是笑話，我認為這是你們給我最大的恩惠。

李 連長，你越說，我越糊塗了。

馬 (馬先立起，李跟着立起) 說出來有點兒難為情。李先生，我問你結了婚沒有？

李 沒有。

馬 那末我可以坦白地告訴你……我有一個弱點……女人！

李 你？

馬 你聽了似乎可笑吧？像我這樣的人……

李 不敢，不敢！

馬 你笑，我也不在乎。我愛上一位年輕美貌的安小姐，她老跟我開玩笑，這使我難受極了。我想拋棄了她，我離開了上海，到莫干山來……天曉得今天晚上我不坐夜車趕回去，我實在捨不得。

她！人到了我這年紀，還要愛女人，就跟瘋濕病一樣，什麼藥都治不了。

李 連長，你不跟我說這些，我也可以設法取消你的通緝令的。今天晚上我就往上海總行寫信。

馬 不要，不要，別麻煩了。我非把我自己監禁起來不可，這是惟一醫治我的方法。我雖說沒有試過

李 可是——

馬 李先生，按照法律辦理就是了。

李 如果連長一定堅持非按照法律辦理不可……

馬 這是我求仁得仁。我一回到上海就通知先生，你立刻派人來捉我，早晨我從不出門的。（預備

走）李先生，今天在這兒遇見你，三生有幸！

李 連長太客氣了。（馬下）這傢伙好古怪（見百里太太上）百里太太好！

妻 怎麼？你一個人在這兒？我以為你同他們一同上山玩去了。

李 我去年來過莫千山，對於這兒的情形比較熟悉，我已經跟百里先生說過，如果百里太太，百里

小姐有什麼事，儘管吩咐我好了。

妻 啊，原來李先生已經是第二次來莫千山了。你喜歡這個地方嗎？

李 沒有事，常喜歡到各處走走。

妻 這樣說來李先生的見識一定是很廣了，我不大喜歡高山，因為太危險了。我們的家鄉是沒有山的。

李 貴處是——

妻 嘉定。

李 嘉定，敝行在嘉定就有一個辦事處。百里太太認得有一位周炳南先生嗎？

妻 啊，那是我的表兄，李先生認得嗎？

李 (含糊答應) 唔，唔。

妻 我那位表兄是嘉定出名的好好先生。

李 唔，唔，是的。

妻 他患了這毛病真可憐！

李 是真可憐。

妻 五十歲都不到，就耳朵聾了。

李 耳朵聾了？是的，我想起來了，我們那位辦事處主任，是個聾子。他們說怪不得他老沒有回信。

妻 真想不到，救我丈夫的，原來是炳南的一位朋友！世界上真有這樣的巧事！

李 許多事並非湊巧，不過我們不知道吧了。

妻 是的，許多事……

李 譬如說，百里太太，我們在火車站遇見了，在杭州又遇見了，在這兒又遇見了，你以為都是湊巧嗎？

妻 旅行的時候，不是最容易遇見人嗎？

李 當然……尤其是彼此都有跟牢不放的存心。

妻 這是什麼意思？

李 百里太太，我想我不該再玩兒捉迷藏，應當老老實實向你說個明白。我這次到莫干山來，全爲了百里小姐。

妻 全爲了阿珍！

李 百里太太恕我冒昧。自從見了百里小姐後，我沒有一天不想念她。後來我知道你們要來莫干山，我也就跟着來了。

妻 你一直跟着我們？

李 一步一步跟着……這叫我有什麼辦法？實在我太愛百里小姐了。

妻 李先生，你……

李 百里太太放心，我不是一個輕薄少年，我實在是誠誠懇懇愛慕百里小姐，十二分尊敬她，同一

個人尊敬他的妻子一般。

妻 (垂首) 這簡直是求婚! 百里響可又不在! 我怎麼辦? (高聲) 李先生真是這個意思的話……

我看李先生這樣兒……這出身……這地位……還是炳南的朋友……又救了我們……不過百里先生出去了……一等他回來……

珍 (跳躍着上) 媽! (見李突然停止) 噢, 媽在跟李先生說話。

妻 (窘迫) 我們說着, 是的, 我們正說着你那位炳南表舅, 李先生認得炳南不是? 是的, 我認得的。

珍 這麼說起來我們都是熟人了。

妻 (對其女) 怎麼你的頭髮都沒有梳好, 你的衣服也不換件新的? (低聲) 大方點兒!

(外面呼喚聲)

珍 (驚奇) 什麼事呀?

又出了什麼事了!

李 珍 嚷什麼?

(百里響上, 張上, 由一個轎夫與侍者攙扶着)

響 快, 快! 倒杯熱茶來! (他叫張坐下)

衆人 什麼啦？

響 一件非常可怕的事！快給他一杯熱茶喝！用熱水擦擦他的臉！

張 謝謝……我覺得好些了。

李 發生了什麼事呀？

張 要不是百里先生……

響 你歇一歇，別說話。（轉向他人）啊，真險呀！我們正在山上走着，前面陡然豎起一個好像觸着天的山峯，四周靜悄悄的！沒有一個人……

妻 你的轎子呢？

響 我坐在轎子裏，他走在後面，沿着一條山路，一面是山，一面是深坡……

珍 爹別形容了，快說呀！

響 大家正沒聲沒響走着，突然我聽見後頭撲通一聲，我回頭一看，張先生已經不見了。我定睛一看，原來他已經滾下坡去了。那個山坡可真陡，看了都叫人心慌。

妻 到底怎麼樣，快說呀！

響 我一看，不好，從轎子裏跳了出來，不顧自己的死活，我奔下坡去……

珍 啊！

響 我站在邊邊上，把我的手杖遞給他，他拉我拉，我們拉來拉去，拚命拉了一陣子。我再用盡平生

的力氣一拉，就把他拉上來了。總算他運氣，現在重見天日。（用手巾擦着額上的汗）

珍 爹，你真了不得！

妻 總算難爲你了，不過太危險了。

李 （向張）你覺得怎麼樣？

張 沒有什麼，放心好了。（立了起來）百里先生你替母親救了一個兒子……

響 對呀！

張 替妹妹救出了一個哥哥……

響 還有呢，替社會救出一位有用的人！

張 你給我的恩惠，決不是言語所能形容的。

響 對呀！

張 我的性命是你賜給的。

響 張先生，不讓我叫你老張吧！

張 儘可不必客氣。

響 老張，你這一捧，我們倒成了朋友了。握握手。（握手）我現在覺得快活極了，有生以來，沒有像今

天這樣快活的不是我，你也許已經頭破血流，一命嗚呼了。你該怎麼樣謝謝我？這件事我永遠不會忘記的。

張 我也永遠不會忘記。

響 (向李) 像你這種年輕人，根本不知道救人一命是多快樂的一件事。

珍 爹，李先生知道的，他不是……

響 (記起) 啊，是，是你說的對！茶房你把那本題名簿拿來給我。

妻 做什麼？

響 我想寫幾句在簿子裏紀念今天發生的大事情。(從侍者手裏接過簿子，翻開來看着) 唉！這是誰寫的？

衆人 什麼？

響 (讀着) 「這位百里先生將坡字寫成被字，何妨將百里先生寫做白字先生，」馬鳴遠前第××營第××連連長。

(衆人相互瞪目)

珍 (低聲向其父) 爹，是你寫錯了。

響 我沒有錯，我寫的是草字，他自己看不懂，倒來批評我！我來回答他。(拿起筆來寫) 「連長是個

……混蛋，混蛋根本不配教訓我！簽上名：百里響。

汽車夫（上）先生明天下山，是不是還是自己僱汽車到杭州？

響 當然，你把汽車預備好。（對張李）你們也坐我們的車走吧。（張李點頭）

妻（低聲）有人向我要求跟阿珍結婚呢！

響 怪了，也有人向我提呢！

妻 向我提的是李先生。

響 向我提的是張先生，我的好朋友老張。

妻 不過我覺得李……

響 等會兒再說吧。（轉向汽車夫）你那車子容得下幾個人？

汽車夫 前面一位，後面三位，要是五位，可以加一個坐兒。

響 正好，正好，你去預備好了。（汽車夫下）

李 我可以趁公共汽車去，不要麻煩了。

響 那末老張跟我們走吧。

珍（低聲）那末李先生呢？

響 只有四個座兒，李先生如果不嫌不舒服，請他坐加座兒吧。

妻 別忘了他救了你的性命！

響 我可以叫車夫放上一個墊子，不就舒服了嗎？

珍 爹！

響 走走，有話我們進去談。（與妻女走向右）

張 哈哈！我知道他逃不出我的手掌。

——幕——

第三幕

景：百里響的上海住所，台上是一間起居室，室中的陳設，不三不四，又雅又俗。
幕啓：百里響家的女傭，吳媽，正在打掃房間。

吳媽 老爺和太太來信說今天要回來了。這會兒該到了吧。（鈴聲）來了，這一定是老爺掀的鈴。

（百里響與夫人，小姐攜着箱子等上）

響 去莫千山走了一趟，怎麼上海還是這樣熱？（各人放下手裏的行李）

吳媽 老爺，太太，小姐回來了！

響 （坐下）這會兒該讓我好好歇一歇了。

妻 （坐下）我早要回來的，是你不肯。

響 在杭州你要買這樣，買那樣，又要到宋家去，都是你就誤的，迫得我非讓老張先回上海不可，我心裏真捨不得他走。（轉向吳媽）有信嗎？

吳媽 都在檯子上擱好了，老爺。

響 （拿起名片）怎麼那麼多人來過？（讀着）李紹光……

珍 (喜) 噢，原來李先生已經來過了！

響 (看着一張一張的名片) 張文烈，這是好人！……李紹光……張文烈，這個人好極了！……李紹光

吳媽 這兩位先生一天來幾次，問老爺太太回來了沒有。

妻 你應該去回拜他們一次。

響 當然我要去回拜他的，老張真周到！

妻 李先生你不去回拜嗎？

響 也要去。看我有沒有閒空。

珍 (向吳媽) 吳媽，你把這些東西搬到房裏去。

吳媽 是小姐。(看着響) 老爺這次回來氣色好多了，路上想是一定很好玩吧。

響 好玩，好玩！你不知道嗎？我還救了人的性命呢！

吳媽 (不信) 老爺救了人？(與珍同下)

響 她好像不信，這混蛋！

妻 路上我問你，你老說回到家再說，現在已經到了家，你總該決定了。你讓女孩兒老敷衍着兩個年輕人，像個什麼樣兒？

響 我的主意還是沒有變……我還是喜歡老張！

妻 老張有什麼好？

響 我說不出……不過我總……總……總覺得他好。

妻 可是李先生救過你的性命！

響 他救過我的性命！救過我的性命！老是這套話，我聽膩了。

妻 他救了你的性命，算不得他的錯。他家世清白，地位又好。

響 我沒有說他錯……我並不怨他恨他。

妻 那末你為什麼不喜歡他？

響 他那種神氣……眼睛生在這兒（指額）他那種神氣，看了叫我難受！

妻 你說李先生看不起人？

響 多少有點兒。他老擺出他是我的恩人的樣子，好像我時時刻刻該向他下跪才是！

妻 他救了你性命，他從來沒有跟人提過。他怎末會要你下跪？你自己心裏有鬼，倒冤枉好人起來了。

響 我知道，他雖然不明說，不過他那神氣就夠了。好像說，沒有我李紹光，你百里響……這叫人太難堪了。老張就好……

妻 對呀，張先生一見你，就好像不停地說着，要沒有你百里先生……要沒有你百里響先生——

這樣你就覺得有面子了，是不是？你喜歡他，因為他奉承你！

響 奉承我？老實說，他是應該奉承我的。我救了他的性命，這是鐵一般的事實。

妻 我早知道你就喜歡有人奉承你！

響 一個人能夠救別人性命，當然是了不起，不過我不喜歡擺在嘴上的。我越謙虛，越顯得我的大智大勇。

妻 不過這並不礙李先生的事。

響 阿珍不喜歡他……阿珍不會喜歡他的。

妻 你怎麼知道？

響 我看得出來，知女莫若父。

妻 知女莫若母。

響 知女莫若父。

妻 這便當得很，用不到爭，我們叫她來問問好了，她喜歡誰，我們就挑選誰。

響 行，可以……不過你別慫恿她。

妻 她來了。

(百里珍上。)

妻 (向珍)我同你爹有一句要緊話問你。

珍 問我?

響 對,問你。

妻 阿珍,你現在已經到了嫁人的年紀……有兩個人來提過親,這兩個人,我們做父母的看了,覺得都很適當,所以很難決定,還是由你自己去挑選吧。

珍 怎麼叫我選?

響 完全由你選……

妻 一個是李紹光先生……

珍 噢!

響 你別慫恿她。

妻 另一位是張文烈先生……

響 據我看,老張做人真好,有學問,有地位,又有才幹,將來一定了不起,老實說我贊成你選他。

妻 你不在慫恿她嗎?

響 我沒有,我只把事實說明吧了。(向其女)現在你明白了,可以挑選了。你選呀!

珍 這叫我太爲難了，還是爹跟媽去選吧。你們選了誰，就是誰好了。

響 不行，不行。你自己選，你自己決定。

妻 阿珍，你說呀！就是你爹跟我兩個人，你怕什麼難爲情？

珍 (遲疑) 如果爹媽一定非要我自己決定不可……那末我就選……李先生

妻 (向響) 你聽清楚了，沒有我說的知女莫若母！

響 李先生！阿珍，你爲什麼不選張先生？

珍 爹，李先生不是救過你的性命嗎？

響 啊，又是這一套老調，不怕人聽得厭煩嗎？

妻 現在你再沒有什麼話可說了吧。

響 慢慢兒再說，慢慢兒再說。我做爹到底有做爹的責任。讓我慢慢兒在外面打聽個清楚再說。

妻 (低聲) 怎麼說出了的話，好不算數？見笑自己的女兒！

響 我並沒……

吳媽 (上) 請進來好了，老爺太太到了，剛一會兒。(吳同生上，吳媽下)

響 啊，同生來了！

吳 我聽說你們今天回來，所以我向公司告了假……

響 多謝你！晚上在這兒便飯吧，我們從杭州帶回火腿來了！

吳 要沒有什麼不方便……

妻 (低聲) 火腿還在火車站裏呢。

響 啊對對。(向吳) 下次再請你吧。

吳 我不是來吃火腿的。我來跟你說，你動身時借我的三百元……

響 你帶了來還我嗎？

吳 不，不，我的股票利息，明天下午才能發。

響 不忙，不忙。

吳 我很想早些還清了。

響 喂，同生你不知道我還帶來一件東西送給你吧。

吳 謝謝你！

響 在杭州我買了三把扇子，一把送給吳媽，一把送給燒飯的，還有一把送給你，檀香木骨子的，可惜……

吳 可惜什麼？

響 可惜到了上海車站，遇到一個檢查行李的，真豈有此理，他把我的箱子翻來翻去，翻得一塌糊

塗，我已經不耐煩了。他見了扇子，就拿起來扇着。我請他當心些，要送人的。他就往地下一摔！你怎麼不去揀起來？

響 我去揀的，他又故意往後退一步，把扇骨子都蹈碎了。

吳 該要他賠。

響 當時我氣極了，只罵了他一句混蛋！他就把我的大件行李扣留了，叫我到檢查處去領。要不是

阿珍胆子小勸我，我一定不饒那混賬東西！同生，我送你那把扇子真漂亮呀！

吳 (冷淡地) 雖然我落了空，我照樣兒感謝你。只叫燒飯的同吳媽的沒有摔壞就好了。

吳媽 (開門讓李進) 李紹光先生！

珍 (拋棄了她做着的事) 李先生來了！

妻 (立起迎接) 李先生來了，我們等你等了好久了。

李 百里先生……百里太太……

響 請坐，請坐。(向妻) 他仍舊擺着那恩人的樣子！

妻 (低聲向其夫) 你替同生介紹呀！

響 唔，(高聲) 同生，這是李紹光先生，路上剛相識的一位朋友，這是內人的遠房兄弟吳同生。

珍 (活躍地向吳) 他救了爹的性命！

響 唉，又是這句話！

吳 怎麼，你們路上遇着什麼危險嗎？

響 沒有一點兒小事情。

李 不必再提了。

響 他老是目中無人！

吳媽 (開門請張進) 張文烈先生！

響 (興奮起來) 啊，他居然也來了，我的好朋友，好老張！(他衝了上去迎接，幾乎把檯子都撞倒)

張 百里太太，百里小姐，好老李，你倒先來了！

響 (拉了張的手臂) 來，我替你們介紹，這是吳同生，內人的堂弟；同生，這是我一位好朋友，最知己的朋友，張文烈先生！

吳 張文烈先生，電車公司的張經理嗎？

張 是的，正是鄙人。

響 要沒有我，你的股票明天根本沒有利息可發。

吳 爲什麼？

響 爲什麼？(神氣十足) 這很簡單，就是因爲沒有我，他險些兒送了命！

吳 真有這事？似乎你們一天到晚都在救人性命！
響 你不信，我講給你聽，我們正在莫干山上走着，前面聳起一個山峯，四周靜悄悄的，沒有一個人，

我們沿着羊腸小道走着，——

珍 (打開報紙) 唉，爹，報上登着你的名字啦！

響 怎麼，報上有我的名字！

珍 你自己看去，這兒！(把報紙遞給響)

響 (讀着)「莫干山特約通信。」

衆人 看看！(互相湊近)

響 (讀着)「莫干山近發生一事，其經過頗爲觸目驚心。緣有張君，近日來山遊歷，失足墮坡下，山巖陡峭，正千鈞一髮之際，其同行百里響先生，爲上海鉅商，乃以知命之年，却奮不顧身，躍下救之。」這完全是事實！(繼續讀)「經長時之掙扎，卒將其友救起，衆人以百里先生義勇可嘉，皆向其致敬。而百里先生功成身退，殊不在意。其謙讓之風，更令人欽佩無已。全國人士，盡以百里先生爲模範乎！」

衆人 了不起，了不起！

張 (傍白) 三塊錢一行！

響 (慢慢地重讀着末一句)「全國人士，盡以百里先生爲模範乎？」(很是感動，向張)朋友，我特別得

謝謝你，你給我這樣一個機會！

張 不過我很抱歉，只給了你一個機會。

響 (翻閱着報紙)常常人家看不起報紙，據我看來，報紙並不怎樣造謠，(把報紙塞進衣袋裏)等會我差人去買十份，好留個紀念。

妻 我們爲什麼不把李先生救過你的事，也送到報館裏去登一登呢？

珍 對呀，也好表示我們多感激他。

響 不行，辦不到，報紙不能儘登我一個人的事。

(吳媽上，拿着一封信)

吳媽 剛才送來的，老爺。

響 (接過信，吳媽下)車站行李檢查處來的。

妻 也許是叫你去領行李的。

響 (拆開讀着)「足下之行李現存敝處，若欲領回，請親來接洽……」

李 這是怎麼一會事？

響 一個檢查行李的，太沒有道理了，我罵了他一句混蛋，他就把我的行李扣留了……

吳 我看這事情不輕，很嚴重……

響 (不安) 有什麼嚴重？

吳 公務人員行使職權，你公然加以侮辱，恐怕罪名不輕。

妻 那末怎麼辦？

吳 一個月到三個月的監禁。

響 我坐監？我一生清白，到了這個年紀，還要去坐監牢，辦不到，絕對辦不到！

吳 恐怕不由你作主吧！

響 那怎麼辦？我的一生都毀了！

妻 不要慌！

珍 爹，你靜點兒！

張 胆子放大些！

李 別慌，也許我能想個辦法。

衆人 噢！

響 啊，老李，到底你是老朋友！

李 (走近他) 我有位朋友，跟行李檢查處的主任很要好，我去看看他。如果能夠就請他把你的行

李領了出來吧。

吳 恐怕不容易吧。

李 爲什麼不容易？這又不是大不了的事，不過是一時的氣憤。

響 我真後悔！

李 你把這信交給我吧。我想事情很有希望，你不用煩惱，放心好了。

響 (感動) 啊，老張不，不老李！我多感激你呀！

珍 媽，爹稱呼李先生老李了。(與其母走向台後)

李 (低聲向張) 又落到我手裏了！

吳 (向李) 我跟你一同走吧。

響 怎麼你也走？

吳 唔，晚上還有一個應酬。(李吳同下)

妻 (走近其夫，低聲) 現在你覺得李先生怎麼樣呀？

響 啊，他他簡直是活神仙！

妻 可是你還不肯把女兒給他！

響 誰說不肯？

妻 到底還算你有良心，那末你設法通知張先生吧。

響 可憐的孩子！你以為非通知他不可嗎？

妻 等到結婚時候，發請帖給他也可以。

響 那不行！

妻 隨你的便……事到如今，用不着顧忌了。（高聲）阿珍，你跟我來！……張先生，再見！（下，珍跟着）

響 （走向張）我很難受，我有一件事，不得不向你說明……

張 唔。

響 你曾經向我表示過，要同小女訂婚。這在我不但非常贊成，並且還認為很榮幸。不過，不過事情

總是突如其來……你的朋友李先生幫助了我好多次，使我……

張 我完全懂。

響 她們都說他救過我性命！

張 你不是說他來救你的時候，你已經攀住一棵小樹了嗎？

響 對是對的……不過那棵樹很細很細……也許要斷的……並且那時候我已經放手了。

張 噢！

響 現在爲了免得我去坐監牢，他又替我奔走了。我再要不答應，未免太沒有良心了！

張 百里先生，你這種高超的道義感，決不是區區私心所能敢攔阻的……
響 噢，那末你不怨恨我？

張 我只記得你怎樣捨己救人，只記得你給我的恩惠。

響 老張，你真是一個好人。我多敬重你呀！

張 （起立）在沒有離開你以前……

響 唉？爲什麼？

張 在沒有離開你前……

響 （起立）你爲什麼要走？

張 我不能再來拜訪你了，因爲如果再來，小姐看了是麻煩，對我自己也是煩惱。

響 你說的也對，不過我怎麼能忍心叫我救起來的人離開我呢！

張 不過我永遠不會忘記你的；我已經想好了。我想把你救我時候的英雄氣概，請人畫上一幅油

畫，好讓我時時刻刻敬仰。

響 一幅油畫！把我也畫在裏面嗎？

張 我已經同一個最有名的畫家講好，他的畫一定會傳到後世的。

響 傳到後世，老張，你想得真周到！

張 我同他說最要緊是畫得像。

響 對，最要緊是畫得像！

張 不過恐怕要麻煩你坐五六次，好讓畫的人照着你的神氣畫。

響 這怎麼能算是麻煩！不要說五六次，就是坐十次二十次三十次我也願意。當然你同我一塊兒坐？

張 不，我沒有資格坐。

響 爲什麼？

張 因爲——我想要畫得動人，最好只畫莫千山一個高峯，其他什麼都不畫。

響 (不安) 那末我呢？

張 只畫莫千山同你。

響 噢，原來是莫千山同我！……山峯高聳入雲，四周靜悄悄的，沒有一個人……唔，唔，對……不過你呢？把你畫在什麼地方呢？

張 我已經滾到山坡下去了，什麼都看不見，只伸出兩隻握緊的手，向你求救着。

響 好極了！

張 畫好了，我們可以把畫陳列在……

響 國立美術館裏。

張 不，畫好了我們開一個油畫展覽會。

響 是——開一個油畫展覽會。

張 我們還可以標上這樣一個題目——

響 不，不必太鋪張，乾脆只把報上登的那一段「莫千山特約通信」抄上去好了。

張 恐怕還不夠動人吧？

響 夠了，夠了！

張 百里先生，再會，——以後我們再沒有見面的機會了，——

響 那不行！那絕對不行！小女的婚事——還沒有決定——

張 不是你說——

響 你別走！聽我說，你別走！

吳媽 （上，引馬鳴遠進）馬連長！

響 （驚奇）這人是誰？

馬 打攪諸位！

響 先生找那一位？

馬 (向張) 這位是百里先生嗎?

響 鄙人是百里響。

馬 啊,百里先生,我找了好幾天了,今天好不容易找到了。

響 (讓座) 先生找鄙人有何貴幹? (坐下,張走向台後)

馬 有點兒小事,不過先讓我問問明白,約摸一星期前,先生不是去過莫千山嗎?

響 去過的,莫千山這地方竹樹多,風景好得很,先生有空,不妨去玩玩。

馬 那末在半山旅館的旅客題名簿內「連長混蛋」幾個字一定是你寫的了。

響 難道先生就是……

馬 對呀,鄙人就是馬連長。

響 久仰,久仰!

馬 鄙人雖然是個武人,並不喜歡同人無理爭吵,也不願意隨便欺負人。不過在旅客題名簿裏,把

我馬鳴遠加上這樣一個頭銜我可受不下去……

響 不過足下先對我過不去……

馬 我並沒有對你過不去,我只指出坡字,你寫成了被字,那不是白字嗎?

響 我寫白字也好,黑字也好,不管你的事。

馬 你這話未免強詞奪理了。你既然寫的是中國字，凡是中國人，都有指出的義務。我們不是都應該愛護我們自己的文字嗎？如果足下是讀書出身，這點兒粗淺的道理，總該明白吧。

響 你是不是有心來教訓我一頓？

馬 豈敢，豈敢！

響 那我就可以不同你計較。

馬 不過我有一點，我可不能不同你計較。你到底從什麼地方看出來，我馬鳴遠是混蛋？對於這問題，請你給我一個滿意的答覆，如果你覺得難以爲答，那末照我們武人的脾氣，約定日子，比一場武也可以。想來你既有胆量罵人，當然也有胆量跟人比武吧。

響 你想嚇唬我嗎？那可辦不到。我的胆子早已有口皆碑，將來你會看見的。

馬 到什麼地方去看？

響 到油畫展覽會去看，也許下個月就要舉行。

馬 那我可等不及。你快說吧，你還是答覆我的問題呢，還是同我比武？

響 不要以爲我怕你，比武就比武好了。

張 (突然走近) 百里先生，你再考慮考慮吧。

響 不必再考慮了，我可不怕他。

馬 那好極了，明天下午兩點鐘，我在虹橋路王家花園等着你，你要怎樣比，就怎樣比好了。倘若你不來，恕我放肆，以後我就永遠叫你混蛋！

張 馬連長，請你等一等。

馬 我不能等了，有位小姐在飯館等着我。好，明天下午兩點鐘，王家花園……（下）

張 這事情太糟了，百里先生！我看這位連長是，不好惹的。

響 你以為他真是一個連長嗎？連長會管人寫黑字寫白字嗎？

張 噯，吳媽來問問。

響 吳媽！

吳媽 （上）老爺，什麼事？

響 你為什麼放剛才那傢伙進來？

吳媽 他早晨已經來過，我說沒有回來，他留下一個名片走了。

張 拿他的名片來看看。

（吳媽走向火爐上擱板拿了名片，百里響搶了過去。）

響 （讀着）「馬鳴遠前第××師第××連連長，虎威武藝會會長。」

張 還是一位拳師！

響 糟啦！

吳媽 什麼事糟啦？

響 沒有什麼事，你走吧。（吳媽下）

張 事情僵得很！

響 那怎麼辦？剛纔我太冒失了。

張 完全沒有辦法。

響 無論如何，得想個法子……（豁然開朗）啊！

張 什麼法子？

響 沒有，沒有法子可想。我既然罵了他，他要比武，就同他比武好了，難道我真怕他？……再會！

張 那兒去？

響 把家裏事安頓，安頓……誰知道結果……

張 慢慢——

響 老張，你看我事到臨頭，不論怎樣，我是決不後退的。（下）

張（獨白）這太危險了！同一個武人比武，我那位丈人的胆量真不小，兩方都是騎虎難下……只為的一個白字（想着）……或者我寫封信報告公安局，派幾個警察來，把他們拆散，不是雙方

都有面子？……不行，要叫連長知道了，豈不笑話！……不過他不會知道的，誰也不會知道的。其他法子，我又想不出……（在室中找到紙筆等，坐下來寫）公安局局長大鑒……敬啓者，茲有某君與某君私相約定……明日……事關人命，想非貴局所許，屆時請派人阻止……（把信封好，紙筆等放回原處）立刻得差人送去……不，交給吳媽立刻丟在郵筒裏好了……吳媽！吳媽！（喊着下）

響

（上，讀着手裏的信）「公安局局長大鑒敬啓者，茲悉有二居民，私相約定，明日下午一時三刻……」我早寫一刻鐘，他們總不至於遲到了。『一時三刻在虹橋路王家花園比武，事關人命，想不爲貴局所默許。屆時請派人阻止爲禱。再者其中一人爲本市著名商人，一向奉公守法，爲社會謀福利，此次不幸遭此變故，當尤爲貴局所關心也。……』這混賬連長，哼，以爲我怕他！……信封外面我已經寫了「要件速送」……吳媽！你在那兒？

張

（上，拿着信）吳媽那兒去了？（見了百里響）噢！（忙把信藏到身後）

響

唉，老張！（也把信藏到身後）你看我一點兒沒有慌張的樣子。我心裏根本沒有這會事！……（見其妻與女上）啊，我的太太來了，別提起（走向妻）

妻

阿珍的一個同學，明天下午兩點鐘開音樂會，送了三張票子來，請我們到會。不去難爲情，爹也去吧，反正有票子。

珍

響 唔……明天我有事不能去。

妻 什麼事？

響 事情非常重要……你問張先生。

張 唔，非常重要！

妻 什麼事這樣嚴重？（向響）你的臉色為什麼這樣發青？

響 我的臉發青！明天你看我的臉色青不青。

妻 到底出了什麼事呀？你說呀！

珍 張先生，到底出了什麼事？

張 這事情我不好說，還是問令尊大人的好。

響 我本來不想告訴你們，不過你們一定要我說，我就說了吧，我約定了跟人比武！

妻 跟誰？

響 跟一個連長，一個出名的拳師！

珍（發慌）天呀！

響 明天下午兩點鐘在虹橋路王家花園。

妻 你簡直……瘋了，你好好一個買賣人，去跟一個武人比武！你自己不要性命，為什麼不替我們

想想？

響 你們女人們不懂得，對於我們男人，名譽有時候比性命還重要。吳媽怎麼還不來？

妻 (低聲向珍) 你寫封信去請公安局。(珍走向桌，坐下寫)

吳媽 (上) 這錢，太太做開費了！

張 (走近吳媽，把信交給她，低聲) 立刻叫阿四送公安局去。(走了開去)

張 (走近吳媽，把信交給她，低聲) 立刻叫阿四送公安局去。(走了開去)

妻 (從阿珍手裏接過了信，交與吳媽，低聲) 立刻叫阿四送公安局去！

響 我們都吃飯去吧。

珍 (向其母) 我再寫封信通知李先生去。(下)

妻 (向吳媽) 噓！(下)

張 (向吳媽) 噓！(下)

響 (向吳媽) 噓！(下)

吳媽 這是什麼怪事！都叫阿四立刻送公安局去！

——幕——

第四幕

百里響家的花園，園中有椅子等，右角是屋，一面有門窗。

張（自左上）一點了！還有一個鐘頭。（走近屋，作吹哨聲）噓噓……

響（把頭伸出窗外）啊，老張，你來了！別作聲，我一會兒就出來。（下）

張 老頭兒怪可憐的！昨天晚上也許整夜沒睡着。好得……好得只是空驚慌，我想到時公安局總有人來干涉的。（見百里響上，穿着短衣，繫着褲腳）這個打扮！你好嗎？

響 你看我不很鎮定嗎？

張 你要帶什麼嗎？

響（指繫在腰帶裏的裁紙小刀）帶好了。

張 你帶這個做什麼？

響 以防萬一。

張（笑着）我的車在門口等着……你要告訴你太太一聲嗎？

響 慢慢，現在什麼時候？

張 一點。

響 我不願到得過早……也不願遲到……

張 你說的對，準時到最好！

響 早到了，顯得慌張……遲到呢，人家說你害怕。我們還要等等同生才是，昨天晚上我有條子送給他的。

張 請吳先生來做什麼？

響 我要他陪我去。

張 我陪你去好了。

響 他也要去。你不知道，他平時從來沒有把我放在眼裏，只有缺錢的時候，才找上我來。借了給他，他又是滿肚子委曲。照他的意思，像我這樣的人根本不該有錢，有錢的該是他，他念過大學的！這回叫他去看看我的勇氣，我的胆量，看他以後還敢看不起我！

張 他來了。（吳同生上）

吳 我接到了你的條子，我就向公司告了假；有什麼事嗎？

響 同生，我就要跟一個人比武！

吳 你比武？——怪不得這個打扮！

響 我想請你陪我去。

吳 我怎麼能夠陪你去？

響 爲什麼不能夠？

吳 公司裏有事。

響 你不是告了假嗎？

吳 我告了假，不是爲的陪你去跟人比武，這像什麼話？給公司知道了，不要「撤職查辦」嗎？

響 同生，平常我給你好處不算少了，現在在我一生最危急的時候，你連陪我去都不肯？

吳 你是說我借你錢……

響 也許不是爲的害怕，如果害怕……

吳 我不是害怕……我不是早說有事？你借了我三百元，我該感激你！（咬牙）唔，我感激你兩點鐘

我就有股息好領，領出後把錢還給你，我們就兩清了。我希望你早些平安回來！

響 我們把借錢的事擱起不談，單講你我是親戚，你也該陪我去。你不陪我去，你就是害怕。

吳 我害怕？我認爲這種比武的事兒，不是我幹的。

張（向響）我想時間到了，該走了。你還是通知你的太太小姐一聲吧。

響 不必，不必，等會哭哭啼啼，拉住我不放，大家難受。（聽到珍的歌聲）阿珍還唱歌呢！

珍 (唱着提着澆花壺上) 脫拉,拉拉,脫拉……爹,你怎麼這個打扮?

響 阿珍……我快要走了……(拿着她的手)……再會!

珍 (若無其事)再會,爹(甩開了手)你去好了,不用害怕……(仍去澆花,自語着)我已經通知李先
生了。

響 (擦着眼,像是落着淚)好,你去吧,不要哭了!……萬一我不能夠再見到你……(停住)怎麼,她還
是澆着花!

妻 (持着花上,向其夫)這花我剛採的,你看多好看!

響 花就是開得好看,恐怕我也沒有福氣欣賞了!……啊,我要走了!

妻 (若無其事)你去好了,不必害怕,早點兒回來吃飯。

響 (傍白)怎麼她們都是老不在乎?難道她們已不得我死嗎?

吳 這家子人可真親熱!

張 時間不早了,快一點半了。

響 非準時不可!

妻 唔,非準時不可!

珍 爹,快走呀!

吳 怪了，怎麼她們反而催他走好妻子好女兒！

響 走走再會再會（欲走向吳）同生，再會！今兒你該知道我的胆量了吧！

李（上）不必去了，百里先生比武取銷了。

衆人 噢，這是怎麼一會事？

珍 我知道李先生總有辦法的。

妻（向李）你說給我們聽聽呀！

李 這簡便得很……我把馬連長關到監牢裏去了。

衆人 關到監牢裏去了？

張 老李，你好活動！

李 我在莫千山遇見了他，他就求我把他關在監牢裏，我想現在是最適當的機會了。（向響）百里

先生，省得你麻煩了。

妻（向李）我們多感激你呀！

珍（低聲）你是我們的恩人！

響 我已經安排得好好的，到了時候，自然有人來干涉的。現在都給他破壞了！

妻（對響）你怎麼不謝謝人家呀！

響 謝誰？

妻 李先生呀！

響 (走向李，冷淡地) 謝謝。

吳 既然沒有事，我要去領股息了。(向張) 現在正是時候吧？

張 正是時候，坐我的車一同去好了。百里先生，我再來討你的回音好了。

妻 (低聲向李) 別走，他已經答應今天給你回音的，現在機會好得很，你就向他提出吧。

李 真的嗎？……我看……

珍 (低聲) 鼓起勇氣，李先生。

李 (喜不自勝) 多謝小姐的好意！

吳 百里，再會。

張 百里太太，百里小姐，再會！(張與吳自左下，妻與珍自右下)

響 壞了，整個兒給他破壞了！昨天我寫了一整晚的信，通知朋友，現在他們不都要笑話我？

李 (走向響) 百里先生！

響 (冷淡) 唔。

李 事情就這樣了結，我想總算圓滿吧？

響 (傍白) 又是恩人的口氣! (向李) 你說圓滿, 倒難說。我滿心想痛痛快快搥那傢伙一頓, 給你這

麼一來, 不是把我的機會剝奪了? 所以我簡直是遺恨!

李 不過你忽略對方是一個——

響 我全知道, 一個武人, 一個拳師, 那又怎麼樣? 我可不怕! (拍胸在李面前走過)

吳媽 (開門領馬鳴遠上) 馬連長!

響 啊!

李 馬連長!

響 你不是說他關在監牢裏嗎?

馬 (上) 沒有錯, 我是關在監牢裏, 不過我又出來了。 (見李) 啊, 李先生, 我欠貴行的錢, 連利息, 現在

已經付清了。

李 是。——我想你不怨恨我吧, 你似乎很願意進監牢。

馬 是的, 我確曾表示願意坐監牢, 不過在我要跟人 (看響) 算賬的日子, 我可不願意。 (對響) 勞你久等。

響 我想你應該明白你坐監牢的事跟我完全無關。

李 剛纔他還以為不能跟你交手為遺恨呢。

馬 這我完全明白，毫不疑心。我相信百里先生是說一是一，說二是二的。

響 (神氣十足)當然。

吳媽 (旁白)老爺真神氣！

馬 那末我們走吧。

響 (仍是神氣十足)走走！

馬 (看表)兩點了。

響 已經兩點了！

馬 兩點半可以到虹橋路了。

李 你在想什麼？

響 我——我——我在想——我常常這樣想——大丈夫能屈能伸。

馬 吳媽 (驚奇)啊！

響 吳媽，你走你的！站在那兒幹麼？

李 我也走吧。

馬 你留在這兒，當個證人吧。(李搖頭仍欲走)請你千萬別走！

響 連長，你是一個勇敢的軍人——我呢，我是最敬重軍人的。我明白我做錯了事——我請求你

……吳媽，你走呀！……我請求你原諒我，實在不是有意的……（作手勢叫吳媽走，她假裝不懂）

像你這樣的人，我尊敬都來不及，那兒會有心侮辱！

吳媽（旁白）老爺縮回去了！

馬 這算是正式道歉嗎？

李 這算是解釋誤會……

響 不管你的事，免得越弄越糟！讓連長說完了。

馬 這算是解釋誤會呢，還是正式道歉呢？

響（猶豫着）一半……一半。

馬 你在莫干山旅客題名簿裏寫着連長是……

響 我收回，算我沒有寫好了。

馬 你口裏說收回，但是簿子裏仍舊寫着，誰都看得見。

響 難道叫我到莫干山去塗掉嗎？

馬 我本來不敢這樣要求，你既然說起……

響 我沒有說……

馬 既然你願意，那我就接受了！

響 這……這……未免……太開我玩笑了！

馬 百里先生，你也開過我玩笑的。我不要你立刻動身，明天動身也不遲……

李 響 這怎麼可以！

馬 明天頭班車去，到了莫干山，請你把你那兩行大作，塗個乾淨。

響 這麼說起來，我非回莫干山去不可？

馬 這次你去，要比上次風涼了。你不是喜歡看風景嗎？

響 對，我頂喜歡遊山玩水，親近自然。

馬 (諷嘲) 先生能屈能伸的精神，十二分令人欽佩。

響 我不喜歡動手！我是一個頂和氣的人！

馬 (笑着) 這次事情的解決，我聲明我完全滿意。(向李) 我還有幾張空頭支票在外面，如果落到

先生手裏，務請關照一聲。諸位，再會了！

響 連長……(馬下)

吳媽 (向響，悲慘地) 老爺，這樣了結，也就算了。

響 (大怒) 你給我滾！立刻滾出去！

吳媽 (莫明其妙) 怎麼怪上我了！(自右下)

李 百里先生？

響 唔，李先生！

李 昨天我已經去過朋友那裏，他說今天去行李檢查處，就可以把你的行李領出來的。

響 (冷淡) 唔。

李 不過你拿到了行李以後，請你寫一封信給檢查處——

響 又叫我去道歉，是不是？

李 不是道歉，是道謝。

響 那還不是一樣，為什麼你老跟我搗亂？

李 百里先生！

響 你什麼都要干預。誰叫你把那傢伙關進監牢去的？要不是你，我們準能在兩點正趕到虹橋路

的！

李 不過兩點後並沒有人攔阻你呀。

響 那是兩回事！

李 為什麼是兩回事？

響 為什麼？因為……那我可不能告訴你。(盛怒) 我受你的恩惠受夠了！下次要是我再滾下坡去，

請你讓我滾下去好了。我寧可出十塊錢給轎夫，我再也不願意看見你那種恩人的神氣，你的恩惠，就只值那末多！我也不願意你來隨便更改我約定的時間，即使我要關進監牢，只要情願，請你別再多管閒事了。

李 但是，百里先生……

響 我頂不喜歡好管閒事的人！你就喜歡干預我的事！

李 請問……

響 你不必問，我不是受人管的。你的恩惠受夠了！（自右下）

李 這可把我弄糊塗了！

珍 （自右上）啊，李先生！

李 百里小姐！

珍 你跟爹提了嗎？

李 提了，不過……

珍 不過怎麼樣？

李 他恨我恨極了。

珍 恨你？沒有的事！

李 他怪我在莫千山救了他……我相信他會給我十塊錢作為報答的。

珍 十塊錢！

李 他說我的恩惠只值那麼多。

珍 這太不像話了，簡直是忘恩負義！

李 我覺得他看見我就討厭我……我怕我只好謝謝你的好意了。

珍 (急迫) 你要走嗎？那可不成！

李 留在這兒，有什麼好處？他存心把你許給張先生的。

珍 張先生？……我不願意！

李 (喜不自勝) 你不願意？

珍 (自悔失言) 我媽不願意！她跟爹不同，她感激你！喜歡你……常常對我說李先生是個好人！一個有良心的人，她還想把她認為最寶貴的東西送給你呢。

李 她的最寶貴的東西，不是你嗎？

珍 (天真的) 我想是的。

李 我該怎樣感激你呀！

珍 你該感謝媽，不是我。

李 你不是對我懷着同樣的好感嗎？

珍 (窘)我？

李 說呀，我求你。

珍 (垂首)一個女孩子長大了，同她媽的意思……總是一樣的。(逃下)

李 她愛我，差不多她明說了！——我心裏多快活！

張 (上)老李！

李 你來了！

張 我們正好談一談……——百里響正在鄭重考慮着……——十分鐘內他就要宣布了。

李 談什麼？

張 談談我們這次的經驗，你走的路，可以說是錯而又錯。

李 (驚奇)我，錯而又錯？

張 你聽呀，我們是朋友，我現在告訴你一句話，你一生受用不盡……——不過這一次太遲了。你有一個致命傷！

李 什麼致命傷？

張 你太愛幫助人家了……——這是最惡劣的心思。

李 (笑着) 這可怪了!

張 你不必笑……我比你見得多,也比你前進,在幫助一個人之前,你務必先打聽清楚,那個人是
否一個傻瓜。

李 爲什麼?

張 因爲一個傻瓜根本不會感激,還有一種聰明人,最怕受人恩惠……

李 好吧,聽你說你的怪論吧。

張 眼前就是一例子,譬如百里響……

響 (把頭從門口伸出) 說着我呀!

張 你、能夠把他歸在好人一類,你看他現在恨死你了。

李 我怕你說的是實話。

張 雖然你救了他的性命,你以爲他對你五體投地了嗎?沒有那麼一會事!那只叫他想起三件事:

第一他的行動的笨拙;第二受了他太太的指摘;第三他摔了一交,貽笑大方。

李 對,不過……

張 還有呢,他正在裝腔作勢,要同人打架,顯得他勇敢的時候,你偏要去戳穿他的紙老虎,那是他
最大的忌諱。

李 這又是怎麼一會事？我完全不明白。

張 我早就想到了……我何嘗不幫助他？

李 可見得不是我一個人……

張 不過我只是暗中幫助他，根本不讓他知道，所以我的結論是……

李 不要幫助任何人？

張 不是這個意思，幫助是應該的，不過應當暗中幫助，並且得看那個人是否識抬舉。剛纔說的百里響，他就討厭你，因為見了你，他就覺得丟臉，使他想起受過你的恩惠，他變成了你的下屬。你把他整個的人格抹殺了。

李 這不是忘恩負義嗎？

張 忘恩負義是一種驕傲，是一種自尊之心。百里響怕是全中國豆腐公司老闆裏面最自尊的一個了！我早就感覺到了，所以我走的路，跟你的正好相反。

李 你走的是什麼路？

張 我故意摔在山坡底下，明明知道沒有絲毫危險……

李 你故意摔的？

張 當然啦。給百里響那種人一個救人性命的機會，可是同時對他自己沒有絲毫的危險。這是我

的得意之筆！從那天起，我變成了他的心目中人，他的勝利品。他一看見我，就得意忘形，挺起肚子，趾高氣揚，不可一世。——他完全落在我手裏頭，因為再沒有比虛榮更能打動人的——等到事情有些冷淡了，我就設法再煽動起來。——譬如那一「莫千山特約通信」化了我三塊錢一行呢！

李 啊，原來是你去買出來的！

張 不化錢怎麼成？明天我還請人畫油畫呢。百里響而對着莫千山，一座小小的莫千山！但是一個高大的百里響！這個你得替我守秘密，你應當記牢，人家看得起我們，不是因為受了我們的恩惠，而是因為我們受了他們的恩惠！

李 男人也許像你所說，女人們怕就不是了！

張 女人們怎麼樣？

李 女人們是知道感激的，她們把人家的恩惠總是牢牢記在心裏頭。

張 你說得好聽！

李 百里太太就跟百里先生的意見不同。

張 太太也許是你的，不過老爺却是我的。自從我摔了那一交以後，他就沒有放開我過。

（百里響上，後面跟着太太同阿珍，他擺出很莊重的樣子。）

響 巧得很，你們兩位都在這兒……承蒙不棄，兩位都看中了小女……現在我已經決定……

（笑着）一向我十分敬重張先生……

李 （旁白）啊呀，我沒有希望了。

響 （仍向張）我給你已經不少，現在我還想給你……

張 （感奮狀）啊，百里先生！

響 （冷淡地）給你一個忠告，（低聲）下次你要是靠着門口講話，頂好聲音放低些。

張 （驚奇）噢——

響 謝謝你給我的教訓。（高聲）李先生，你見的比張先生少……你不大用心計，不過我喜歡你，我決定把小女許給你。

李 我心裏感激極了！

響 我把小女許給你，並沒有把眼還清的意思，我仍舊感激你的，因為只有傻瓜根本不知道感激。

（走向右，百里夫人引阿珍走近李，她挽了李的臂）

張 （向李）弄巧成拙，只好自認倒霉，算是我輸了，不過我們仍舊是好朋友，不是？（握手）

李 當然！那還用說？

張 （走近響）你在門上偷聽來的。

響 唉，這有什麼希奇！做爹的能不仔細打聽打聽嗎？（把張拖過一旁）喂，你那一跤真是故意摔的嗎？

張 摔在什麼地方？

響 山坡底下啦！

張 是的——不過我沒有跟任何人說過。

響 以後還是不說起的好。（握手）

吳 （上）百里，我已經把股息領來了——這裏三百元還你，以後請你不必再提了。

響 忙什麼？

吳 還得越快越好。剛纔我還是趁了張先生的車來的。爲的就要快點兒把債還了。現在我們彼此

兩清，以後你可不能再提了。

響 簡直同我一樣的脾氣！

吳 （向張）你的車回來了，待在門口。

張 我的債務也清了，你仍趁我的車子走吧。

響 你的債還沒有清，你還欠我一張油畫呢。不過不要畫百里響了，畫上一個高大的李紹光吧。

張 好的，那恐怕要等小姐大喜時送上了。算是紹光兄射中的孔雀屏，好嗎？百里先生，百里太太，百

里小姐，再會。（與吳下）

響 紹光，你明天到我家來便飯吧。

李 (走近響) 明天那不行吧？你答應了連長——(回到珍身旁)

響 對了。(高聲向其妻與女) 明天我們大家動身到莫干山去！

珍 (驚奇) 噢——

妻 我們剛回來，怎麼又要去？

響 你不必問，你難道不願意再去看看紹光救我的地方嗎？

妻 不過——

響 你不必多說了，這是非去不可的，——良心上非去不可。

——幕——



· 孔 另 境 主 編 ·

劇本叢刊

第 三 集	第 二 集	第 一 集
孔另境：春秋怨 方君逸：離恨天 石華父：孔雀屏 李健吾：風流債 周貽白：陽關三疊	孔另境：沉箱記 方君逸：滿庭芳 朱端鈞：圓謊記 李健吾：喜相逢 周貽白：金絲雀	王文顯：夢裏京華 孔另境：李太白 方君逸：銀星夢 石華父：晚星夢 李健吾：花信風
洪 謨：闔第光臨 袁牧之：鐘樓怪人 袁 俊：富貴浮雲 魯 思：藍天使 顧仲彝：新婦	姚 克：楚霸王 邵昭暉：妻 魯 思：狂歡之夜 魏于潛：釵頭鳳 顧仲彝：重見光明	周貽白：綠窗紅淚 姚 克：清宮怨 楊 絳：稱心如意 魯 思：十字街頭 顧仲彝：三千金

世 界 書 局 最 新 出 版

黑
線

中華民國三十三年二月廿日

版權
所有
不准
翻印

中華民國三十三年四月出版

劇本叢刊
第三集
孔雀屏

實價國幣



外加運費匯費

著
者

石
華
父

發
行
人

陸
高
誼

出
版
者

世
界
書
局

發
行
所

世
界
書
局



4.6
0-24

1080